

都市经典情感悬念小说

雷黑子 著

4天爱

如果神只让我们相爱4天，你会怎样选择？
——我第一天和你结婚，第二天和你做爱，
第三天生下你的孩子，第四天和你一起死……



现代出版社

天爱



都市经典情感悬念小说

雷黑子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4 天爱/雷黑子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6.12

ISBN 7-80188-815-4

I. 4… II. 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1070 号

责任编辑: 张红红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8-815-4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罗楠出狱了。

罗楠是穿着囚服出狱的。没有人给他送出狱要穿的便服，没有人知道他今天出狱。他入狱时穿的那身阿曼尼西服，在看守所就送给了葛伟。

葛伟被送进他们号房的时候，浑身上下被警棍打得皮开肉绽，衣服被血水粘得牢牢的，法医给他换药的时候，揭都揭不下来，只好用剪子一片一片剪开。葛伟被关了 38 天，因为证据不足检察院不予批捕，刑警队只好放了他，他走的时候身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就穿着罗楠的阿曼尼西服潇潇洒洒扬长而去，从此再也没有了消息。

当时的几个难友都说罗楠看走了眼，一套几百块的衣服连一只烧鸡都没有换回来，还亏得罗楠拿钱给他看好了性病，要不然葛伟就算出了牢房，他化脓的小鸡鸡最少也得混个“无妻徒刑”，多花点钱看病，兴许还能减个一年半载的刑期，任其发展的话，恐怕要一辈子呆在深牢大狱之中。还说这葛伟也忒他妈没有良心，得了自由一次也没有回头瞧瞧还在监狱不自由的“救性”恩人。

当时罗楠不知道作为服刑人被自由人看望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为什么那么重要，以至于葛伟招来同号的“难友们”那么咬牙切齿的谩骂。他只是心中暗笑这帮土帽儿，平时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竟然会说出阿曼尼是价值几百块钱的衣服，好像还高看了这套西服似的。算了，罗楠当时想，说出来它的价钱他们也不会相信。

罗楠只好穿着囚服出狱。他左脚踏出监狱的门槛，右脚抬起的时候，一双在监狱里打磨得粗糙有力的手，就撕开了上衣，接着脱下了裤子，穿着一条红色的三角内裤，立正姿势，站在肃穆庄严的黑色大铁门前。

这个红色的三角内裤，是他前天用红墨水染的，染好以后偷偷放在被窝里生生暖干。今年是他 24 岁的本命年，一个挨过他的拳头，后来成了铁哥们的中年服刑人员郑熏竹，没进来之前是个跑江湖的算卦仙儿，喝过几年墨水，因为给教育科的一个干警暗地里算卦算得好，就被调到监狱的育新学校当服刑教员，他冒着违反监规的风险，处心积虑地从学校偷了一瓶红墨水，说什么都要帮罗楠把内裤染了，还说罗楠是个大福大贵之

人，苟富贵莫相忘，日后发达了别忘回来看看老哥就行了。

一瓶墨水就想换一只烧鸡，罗楠想，他的那套阿曼尼看来也就是一瓶价值几毛钱的红墨水的档次了。罗楠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已经体会到服刑人没有自由人前来看望的感觉，决定释放以后来看郑熏竹一趟。

罗楠现在左手拎着上衣，右手拎着裤子，只穿了一条自制的红色三角内裤，立正站在黑色的背景下，足足有五分钟那么久。

突然，他昂起头来，凄厉地长啸一声，用力闭上了眼睛，眼角两行热泪悄然滑落。他闭着眼睛都能感觉到，这头顶的太阳不知要比高墙内的明亮多少倍，这头顶的蓝天不知要比高墙内的湛蓝多少倍。他深深地吸了一口仲秋凉爽的空气，让这口自由、清新的空气自在地从鼻孔进入口中，随着喉结的慢慢下移，畅快地沿着气管抵达肺叶的每一个枝梢，在丹田里略略停留几秒，然后长长地、悠悠地、细细地吐出。

“好香！”一个玉珠落玉盘般清脆的女孩子的声音，从他正面的远处传来。

是的，好香的空气，罗楠心说，一股法国香奈尔 NO.5 香水的味道，带着它幽雅浪漫的格调，细致至极的情怀，被罗楠吸入腹中，又随着他的吐气，和灵魂一起逃出躯壳。

好熟悉的味道。罗楠睁开了眼睛，顺着那玲珑清脆的声音看去，逆光中一张头戴女式警帽的俏脸，正对着他微笑，由于阳光极度地刺伤着他的眼睛，他看不太清楚，只看到从稀疏的树叶间洒落的一束阳光，落在她的右脸颊，呈现出一种粉白透红、晶莹透明的玉石质感。罗楠心里微微一颤，三角形的红墨水内裤里似乎有钢笔猛蘸了一下。

他转过身来，一是怕当众出丑，二是不想理会女孩子顽皮的挑衅，扔下手中的囚衣囚裤，扑通一声跪在了上面，朝水泥地上连磕了三个响头，直起腰来。

“永别了，我的高墙！”那个清脆的声音又从女孩子的方向传来。

罗楠气愤之极。是的，永别了我的高墙，永别了我的亲娘。

这正是他想了几个晚上，在肚子里排练了几百回的台词，这个女孩子就好像他肚子里的小虫子，每次他想说什么台词，她都抢先帮他念了出来。他想说：我的高墙啊，你就像宇宙里最坏的一位母亲，怀上了那么多罪恶的孩子，国家给了你那么多进行胎教的营养费用，可是有几个被你教育好了？你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分娩出来，撒手就不管了。但是他现在不想说了，他现在的心情已经完全被这个女警官破坏掉了，他现在只想

问问这个小女孩子警官为什么和他过不去。

他倏地站了起来，转过身来，发现她还在向他微笑，不知怎的，一肚子的怒气在她的不动声色的微笑里，一会儿就被奇怪地溶解得无影无踪。

罗楠心里气愤，可是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眼神匆匆地从她天生、自来的微笑里平静地滑过，看也没看地上的衣服，向另一边人群后面的大路上走去。这些人有来接自己脱胎换骨、获得新生的亲人回家的，有来接见看望还未被监狱分娩的亲人的，也有少数路过看罗楠的热闹的，还有开出租拉客的。

罗楠走到近处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旁问道：

“谁的车？现在走吗？”

“对不起，哥们儿，这车有人包了。”司机跑过来说。

“这个是谁的？”罗楠又走到一辆桑塔纳面前。

“不好意思兄弟，也被人包了。”

罗楠一个挨着一个问，连没有营运证的小三轮摩托都被人包了。罗楠心里这个烦闷，真他妈丧气，人倒霉了放个屁都砸后脚跟，总不能穿着一条三角内裤跑几十里路回家吧？

罗楠一想到穿着三角内裤和赤身裸体是没有什么差异的，就不由后悔起来刚才扔掉的囚服，真想过去捡起来重新穿上。你看那些好事者的眼光，一个个跟看耍猴儿似的瞧着自己，真让人受不了。再看那个女孩子的微笑，似乎隐藏着某种胜利，更让他无法去捡回囚服，甚至连产生一丝后悔的想法，都让他觉得是一种人生的失败。他想给胡叔打个电话，可是身上连一个子儿都没有，只好蹲下身来，等待，等待一辆路过的出租车能奇迹般地出现。

没有。只有那个女孩子奇迹般地出现在她面前，身旁还多了一个精干、严肃、凛然的中年男警官。罗楠站了起来。

女孩子笑嘻嘻地说：“欢迎罗总回来，也欢迎罗总到弋山去做客。”

“弋山？”

罗楠一边纳闷，一边仔细打量起这个女孩子。只见她粉红、白嫩、细腻的小脸上，五官清秀，没有丝毫的粉饰，那制造笑容的两个自然翘起的嘴角，在她窈窕、优美、迷人的身段之顶，犹如两朵娇艳的小花，让罗楠心中不由产生一种想入非非的冲动，毕竟在距离如此之近的情况下，和一个绝色美女面对面地站着，是两年多来只有在春梦里才有的事情，怎能不让他春心荡漾！然而她眉宇之间的一股正气，加上她天生自来的笑容里，

流露出来一种天然的清纯，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亲与威严，又让他的那一点点冲动立即退缩了。

罗楠突然发现，在警帽之下，一杠一星的肩章之上，两个宽大透明、美妙绝伦的耳朵下端，厚厚的耳垂上有两个上下方向拉得很长的耳洞，一看就知道是长期戴耳坠的杰作，耳洞附近有一小圈皮肤与她本就白皙的皮肤相比，更加白嫩，很明显是刚刚摘掉耳坠不久。随着阵阵凉凉的微风吹来，刚才的那种 NO.5 香水的味道，更加浓郁地飘入他的肺腑之中。

罗楠提高了几分警惕，心想，是世道变了？还是他与世隔绝太久，观念老化了？一个三级警司不仅经常戴重量级的耳坠，还用这么名贵的香水，实在令人费解，他试探道：“你们是？”

“哦，介绍一下，我们是砚山市局的，我姓尚，高尚的尚，这位是我们的党副局长。”

“你是罗楠吗？”党副局长可没有女警司那天生自来的笑容，他正色道。

“是的，我是罗楠，罗曼司（romance）的罗，楠木的楠。”

“这就没错了，”尚警司一边伸出手来，一边调皮地说，“罗总，您让我们盼得好苦啊！这回总算把您给盼回来了……”

罗楠以为她要和自己握手，几乎全裸的身体赶紧往后撤了一下，礼貌地远远伸出手来，谁知道尚警司咔嚓一声，将一只手铐摔在了罗楠手腕上，而另一端早已在她手腕上铐好，她这个娴熟的动作一气呵成，没有给罗楠一丝喘息反抗的机会。

党副局长从腋下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在罗楠眼前晃了一下说：

“罗楠，在你刚刚获得人身自由之时，就把你拘留，似乎有点残忍，但是你因涉嫌一起巨额诈骗案，我们已经找了你将近 3 年，还以为你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谁知道你躲在监狱里逍遥自在，真佩服你找得到这么好的避暑山庄，亏得公安、司法系统最近联网……扯远了，喏，以防万一，不得不暂时委屈你一下，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什么——什么巨额诈骗案？我听着怎么觉得这么好笑？你们就这么把我铐起来了？这好像不太符合程序吧？”

“好笑？有你不笑的时候。还装呢你？你就给我装吧，我看你还能装多久。跟我讲程序？你认为我会客客气气地给你做完笔录，然后报上级部门批准，再让你签好字，最后给你戴上手铐吗？程一序——！？程序不过是你们这些骗子阴谋得逞的法宝，法律不过是你们这些骗子熟练运用的工

具！实话告诉你吧，你就是等上一天，也不会等到拉你的车，两端的路口被我设置了施工标志，这里的车全部被我包了，你们能用小钱骗大钱，我也能用小钱办大案，这就是我的程序。你想利用程序让我上当吗？好，今天我就跟你讲一回程序，我也能让你上一次程序的当，小尚，给他打开手铐，重新让他来一次，让他见识见识到底是魔高还是道高。”

党副局长滔滔不绝、义愤填膺的样子，赢得了一旁看热闹的人群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把刚才还傲气冲天、旁若无人的罗楠，整得跟过街的老鼠似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只觉得那唯一遮羞的红墨水染的红内裤也不复存在了。

此时，他只想快点逃离这个众目睽睽下的大街，哪怕是走回去重新迈入监狱黝黑无比、深不见底的大门，也比在这里受人误解和耻笑强百倍。

罗楠拦住了尚警司正要插进手铐里的钥匙说：“好吧，我跟你们走。”

人群又出现了一阵欢呼，他们自觉地给党副局长和尚警司闪出来一条路，一条他们心中的正义光明之路。

罗楠被夹在党副局长和尚警司的中间，向路旁一辆车顶放着警灯的黑色轿车走去。

等走近了，罗楠才看清是辆奥迪，车牌号是：豫 O·B2008。罗楠急速地在大脑中整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搜索着这个车牌号的归属分局，他需要以最快的速度理出个头绪，才能估计到接下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尚警司为他打开了车门，他猫着腰钻进去。

开车的是个便衣，罗楠看不清他的长相，罗楠往里欠了一下屁股想看清楚一点，那人恰巧把头扭向了窗外，从后脑勺的发型上看，是个十分讲究的中年人；副司机位置上也是个便衣，年龄和尚警司相仿，都属于有家庭背景的那种婴儿型警察。在党副局长打开副司机车门的时候，小伙子很有眼色，动作麻利地钻出来，坐到了罗楠的身旁，和尚警司又形成了把罗楠夹在中间的格局。

党副局长冲着司机微笑了一下，车飞也似的上了大路。



“弄疼你了吧？”

尚警司说着打开了罗楠手上的铐。那个小伙子听了，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瞟了罗楠一下，然后穿过透明的罗楠，又看了看尚警司。尚警司白了他

一眼，沉默着转过身来，倔强中带有几分怨气。

从他们两个互相交换的小小眼神里，罗楠觉察到，目前的情况是小伙子在追求尚警司，而尚警司在犹豫徘徊之中，不太满意对方，好像又不想让他太绝望。

司机干咳一声，然后右手捏着一张光盘放进唱机，伸出中指轻巧地点了几下，罗楠这才注意到司机戴着一双白色的薄丝手套。

车厢里开始回旋起音量适中的越剧《陆游与唐婉》，是当代越剧第一女小生茅威涛的唱腔，“浪迹天涯三长载……书剑飘零独自回。花易落，人易醉，山河残缺难忘怀……东风沉醉黄滕酒，往事如烟不可追……”罗楠听了有点身临其境的感觉，只觉得这就是给他罗楠唱的，一阵伤感奇袭心头，顿生一种落泪的冲动。

这是他妈的怎么了？罗楠想，还不到三年的高墙生活，怎么把自己变得如此感情脆弱？跟个遭受遗弃的、可怜的娘们儿似的。

罗楠晃了晃头，调整了一下情绪，忽然发现车子没有向东上前往安徽砀山方向去的高速，而是向南直奔闹市区，之后便在繁华的步行街口的一个酒店门前停了下来。

党副局长似乎非常熟悉此处的环境：“这里只有5分钟免费停车的时间。”

“明白。就在街口，我去去就回，”尚警司回答完党局长，又对罗楠调笑道，“罗总，你不会跑了吧？”

“逃跑可不是我唯一的专长。”

“那就好。”尚警司话没说完，就关上车门，消失在人群的洪流之中。

党副局长点了一支烟递给罗楠：“抽烟吗？”

“戒了。”

“里面不是允许抽烟吗？”

“政府允许，钱不允许。”

“哦——？你很缺钱吗？”

“岂止是缺？根本没有。现在监狱里靠拳头混不出什么名堂了，要想混个一官半职的那就要有家里的亲人给你往里面送钱，然后你才能勒索、受贿、变出钱，再去行贿，才能得到减刑，这叫生物链。像我这样的‘五保户’能减5个月的刑，属于空前绝后的意外事件，或者说是突发事件，流行的叫法是DNA变异，几率几乎为圈。”

“你以前的企业呢？听说你们公司不是自称支撑开封市经济的支柱企

业？对了，还有你在银行上班的女朋友呢？你父母呢？他们都不管你了？”

“呵……你们调查得还挺详细。不过——这好像跟你们要调查的案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吧？如果你是我的管教干警，我说不定会为你的这些话，心存一点感激。”

“你……”

正在党副局长尴尬的这一刻，尚警司开门进来，把一套金利来的西服、衬衣、领带、腰带、皮鞋扔在了罗楠的身上：

“穿上吧，185型的，裤腰可以自由松紧，一共7680元，还比不上你的阿曼尼一条袖子值钱，可是能抵得上我半年的薪水。我可没钱送给你，这是我积攒的嫁妆钱，你要还给我的，罗资本家。”尚可钻进车里，关上车门，“瞧你整得跟个原始森林里出来的土著似的，跟你坐一起都觉得寒碜。”

话虽然说得刺耳，结果却比较符合罗楠此刻的心情，所以他不反驳，更不客气，在前行着的、仅有的狭小空间里左右腾挪，穿好了衣服，系上鞋带，打好领带，习惯性地扭了几下脖子，倍感舒服。穿着衣服虽然没有光着屁股那样光彩照人，但是却更容易让人接受，罗楠想，人类总是不喜欢本真的东西，而着迷于虚伪的伪装，没办法。

尚可心说，这人靠衣服马靠鞍，确实不假，转眼的工夫，罗楠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一种英俊脱俗的气势，立马从金利来的领口冒了出来。

车子缓缓驶入一个装有自动伸缩门的院子。

院子里停满了崭新的轿车。一个泊车的引航服务生木偶似的迎了过来，打着编排好的手势，把车引进一个空位。司机把悲世伤情的陆游，从唱机里捏了出来，然后用毛巾擦干净了手接触的地方，党副局长接过毛巾也擦了几下，两人下车向两个雕塑一样的迎宾小姐走去。

在司机转身的刹那，罗楠隔着车窗，模模糊糊看到了那张棱角分明、精明强干的脸。怎么这么面熟？他是谁？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

“还不下车？”刚才因为一句话就撞翻了醋瓶的那小伙子，恨恨地对罗楠说，“是不是等着我手搭门顶，搀扶您老人家下来啊？”

“太客气了，警察同志，我腿脚还算灵活。”罗楠定了定神，发现不知何时尚警司和那对她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小伙子早就下了车，两边车门大开，在等着他下车。

罗楠从车里钻出来，跟着尚警司也朝两个古代宫女服装的迎宾小姐走去，小伙子拿着一个擦车的墩布，仔细地打扫着车上的尘土和痕迹，还不

断歪起头借着光线观察，生怕有一粒尘埃留在上面。

“欢迎光临。”

“欢迎来到大宋皇家浴宫来。”两个迎宾小姐甜蜜得腻人的声音，你来我往永无休止。

“请问长官大人，我们到此做甚？”罗楠文绉绉地搞怪。

“帮你洗涤一下肮脏的灵魂和身上的晦气瘴气，免得路上跟着你倒霉。”

罗楠被她笑容里蹦出来的这几句嘎嘣脆响的话，噎得够戗，不再多说，跟着赶上来的小醋坛子进了男部。

罗楠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把他带到这里来？为什么他们出手这么阔绰？那个神秘的司机又是谁？他更想不通的是这个世道竟然变化得这么快，小警局对一个嫌犯一出手就是近万元的服装，小小的女警司用名贵的NO.5香水，办案办到了矿泉洗浴中心！这些先不说，就说这澡堂：澡堂不过就是一个洗澡的地方，水干净一点，室内卫生一点不就可以了，何必弄得如此富丽堂皇、金砖铺地、龙袍浴衣？特别是这里的服务堪称细致入微，使一个眼神、露一个表情，都有一个太监打扮的服务生，马上奴才一样地过来伺候你。他不知道大宋王朝的皇亲国戚洗澡的时候，享受的是什么待遇，而来这里洗澡的人，都那么安然自得、享受自若。他三年前拥有着上亿人民币的资产，也没有想过要享受这样的礼遇，他并不是个孤陋寡闻、食古不化的人，他只是想不通这些形形色色的客人都是多大的财神。

中国新生代的太监们把罗楠通身上下收拾一遍，摆弄得确实无处可摆弄的时候，才领着他和小醋坛子到了包房，为他们沏好了一壶宫廷御用的甘醇顺滑的“东方美仁”，打开电视，躬身退去。小醋坛子也不言语，只顾拿着遥控器心不在焉地选台，不停地选，使得不同频道的节目，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表情，不同的对白，如同故意剪辑出来的快速变幻的画面，有时候还能很好地衔接起来，搞出一两句幽默的话来。

罗楠更不想言语，他需要好好地想一想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自己该怎样去应付。2年7个月的牢狱之灾，似乎并没有给他的人生带来什么好的转机和吉祥的兆头，刚刚出狱，又被糊里糊涂地拘留了。这次的拘留出乎他的意料，过程里多了一些戏剧性的东西，具体是哪里不对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还搞不清楚。然而众多的疑点和破绽，说明这次的遭遇后面另有隐情，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使他决定上了杨山警察开封牌照的警车。

罗楠这样漫无目的地想着，在监狱里紧绷了两年多的神经，经中国新



生代的太监们刚才的推拿按摩，此刻已经完全放松，一种从未有过的舒坦和舒心袭来，使他无法抗拒地进入了梦乡。

他又梦到了胡静。胡静是他曾经的未婚妻。和胡静认识是因为业务上的关系，他最初并不知道她是胡叔的小女儿，当时胡静刚从学校出来，在工商银行包公祠分理处会计口上班。也许是业务不熟，或者是一时疏忽，罗楠的公司的会计进账的时候，胡静竟然把10万元人民币的一笔账目搞成了100万，幸亏罗楠及时帮助了她。尽管及时改正了失误，胡静还是差点失去了工作，还是罗楠把她从人生低谷中拉了出来，花了不少的银子，把她调动到了工商银行新街口一个小储蓄所上班。

可现如今，唉……罗楠不敢想了，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罗楠。”

“到。”

“接见。”

“是！”

罗楠不知道是不是在梦中，只知道跟着张玢往接见室走。张玢是警校刚分配过来不久的管教干警，自从他来了以后，罗楠的日子才算好过一点，张玢为了罗楠端正改造态度，费尽周折，往胡静的家里、单位里、父母家里跑得鞋底儿都磨穿了，才促成了罗楠今天的这次接见。

罗楠没有想到胡静会来看望他。

“本来我不想来的，可是我爸爸说做人还是心里干净一点的好，同时也不想辜负张队长的一片苦心，所以我就来了。”

“胡叔还好吧？”

“谢谢你还挂念着我爸爸。他已经退居二线了，现在到分局当了个副局长，他让我一定转达他对你的歉意，他说他对不起你，他这辈子没有亏欠过谁，只有你。”

“这就好，替我问候他。”罗楠的心思全在胡静身上，没有太在意，随口说道。

谁知道胡静一听罗楠说好，一肚子的怨气和怒火突然就爆发出来：“好？你怎么说得这么坦然？我就不明白，他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的大哥派人烧我们家的房子，送子弹恐吓我妈妈，你骗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和女人最宝贵的东西，你还……”

“好了，别说了，是我对不起你们，行不？”罗楠伸出手来，他本来对胡静的绝情、没有来看望过他就难以理解，胡静一火，他的火气也上来



了，“这个世界谁都对不起我，只有我对不起别人，你爸爸，你妈，你，我的父母，我的姐姐，我的兄弟，我的大哥，我的老师，我的党，我的国家……好吧。你总是要和我吵，你总是无比刚烈，哭了？哭什么哭？你有这么爱哭吗？”

胡静一落泪，罗楠的心马上就软了下来，他稳定了一下情绪说：“对不起阿静，对不起，不哭好不好？阿静，我现在不是在改造吗？我会脱胎换骨的，我会改变的，我向你保证，我会塑造出一个全新的自我送给你。”

“你改不改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胡静抹了一把眼泪，冷静下来，“想了许久，觉得还是要告诉你一声，我想结婚了。”

“结婚？这种处境怎么可能结婚？”罗楠苦笑起来，忽然明白什么似的说，“和谁？”

“反正不是你。我不想告诉你也没有必要告诉你。”

“你——你怎么可以这样?!”罗楠真的火了，倏地站起来，牙齿咬得咯嘣响。

“我怎么就不可以这样？没有告诉你谁就恼火成这样？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是谁？你是不是打算也烧了他家的房子!?”

张玢发现这样的接见结果，已经严重背离了接见的意义，大大违背了他的意愿和一片苦心，原来和她交代的一句没有说，尽是扯些有碍罗楠改造情绪的话，心说这个胡局是怎么交代女儿的？张玢急忙和接见室的同志交换了意见，让他们从外边拉走了胡静。

“别走阿静！我告诉你，你是我的，你说过你会爱我一辈子的，你说过我住皇宫你陪我一起睡龙床，我当乞丐你就陪我一起住桥洞，我住监狱你就天天给我送饭的。你说过要和我一起去的，你怎么可能会和别人结婚？告诉我你不爱他！告诉我你爱的是我！你是我的！你是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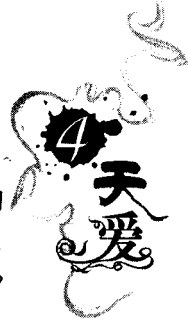
“罗楠！”那个神秘的司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他们的包房，正好看到罗楠在梦里声嘶力竭地喊叫“你是我的”，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声地喊道，“罗楠！”

“到。”罗楠还没有从梦里回来，便从床上一跃而起，光着脚，立正站在地上，面对着司机。

“你在干什么罗楠？发什么神经？”

“报告队长，我正在和未婚妻……”罗楠突然从梦中清醒过来，发现眼前的不是张玢管教，而是那个司机，那个——

“葛——伟——？怎么会是你？还以为你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呢，到底



是老弟我眼毒，没看错你，够哥们儿！”罗楠从床上跳下来，在葛伟的胸口打了一拳，“你这样搞我很开心吧你！还请来了公安局的朋友一起耍我，弄得跟真的似的，我说这个司机怎么这么面熟？怎么就没有想到是你呢？那时候你的脸一直肿着，还是个光头。”

罗楠被眼前的惊喜搞得兴奋不已，上前摸着葛伟精干的脸，整齐的小胡子，别致的发型，把他油光滑亮的头发弄乱了，在他额头上“喷儿”地亲了一个。

党副局长和尚警司推门进来，罗楠抑制住激动的情绪，坐在葛伟对面的床上接着说：

“想不到你长了头发这么有派头啊，我真的没有认出来，这几年你是怎么混过来的？给小弟说说，大哥。”



“现在还不是叙旧的时候，葛局，出了点意外，”党副局长脸上虽然镇定自若，但是从语气上能够看出事态的严重性，“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想想办法脱身吧。”

葛伟若无其事地问道：“什么意外？”

“刚才我回更衣大厅拿烟的时候，路过休息大厅的门口，看到里面有刑警在盘查身份证，具体什么原因还不太清楚。”

“多疑、慌乱、急噪乃兵家大忌，你也是当过侦察兵的人，你应该知道，静，才可以制动。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党局你现在马上去二楼的服务台查一下原因。何乐，”葛伟对党局说完，看着最里边的床上那呆若木鸡的小醋坛子说，“车门锁好了吗？嗯——安全吗？”

“啊？——哦，锁好了，滴水不漏，大哥。”

“那就好。”葛伟停顿了一下，“乐子，你给我说实话，这辆奥迪车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开封市公安局清明上河分局的。”

“你他妈的——”党副局长正要出门去服务台，一听这话，关了门回转身来，镇定从容的脸，一下憋得通红，脏话也出来了，手中正要点烟的火机猛地砸向何乐的脑门，尚警司拦了一下没拦住，清脆地急道：

“党代表，你讲究点身份好不好？”

“就你这德行还想追可子呢，也不找个没人的地方撒泡尿照照自己的



熊样，回头再跟你小子算账！”说完，党副局长重新开门关门，去服务台了。

葛伟坐着一直没有动，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像是在想问题，也好像不是，他淡淡地问道：

“开清明上河分局谁的车？你朋友的？”

“不是，我不认识他。”

“人呢？”

“在饭店里睡觉。”

“党爱民是怎么安排你的？”

“师傅让我找一辆像样点儿的车，再弄个公安牌照，我就去了公安局，正好有一个司机在车库停车，我和他搭讪让他抽了迷魂烟，把他送到东京大饭店睡觉去了。”

党爱民慌里慌张地进来急道：“坏了，葛局。你推断的果然不错，就是那辆车出了问题，你知道那是谁的车？开封市公安局清明上河分局胡副局长的坐骑，你小子也忒胆大了，这下好，他们正在一楼查房呢，封锁了所有的出口，无路可逃，真他妈被你这小子害苦了。大哥，”他喝了一口“东方美仁”，只感觉喝了烂树叶泡的水一样，怎么也品不出美人肌肤的顺滑，啐了一口，来回走了几步，叫了一声葛伟，“大哥，也不是兄弟说你，你说你接人就接人呗，还要设什么圈套，摆什么局，让罗楠尝尝入局的滋味，这下好，罗楠大局小局都出来了，我们可是要进局子了。大哥，你别不说话啊，我们现在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爱民你坐下，少安毋躁。”葛伟镇定自若，继续问何乐，“乐子，你怎么忘了我们的规矩？我宣布迷魂烟戒用以后，你用过多少次？”

“就这一次。”

“回头再说这个问题，我问你，你那支烟里下了多少药？他可以迷魂多长时间？”

“3个小时。”

“那就没错了……”葛伟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党爱民忍不住了，烦躁地抢过话来：

“你他妈的，我让你去找车，谁让去抢车了？还抢到公安局去了，真他妈胆大包天，我看你也就一个当强盗的坯子，你这块废料早晚也得被条子们打造成枪靶子。”

“你说得轻巧，不去公安局去哪里找公安牌照的警车？”何乐有点不耐

烦了。

“你他妈能气死我，猪脑啊你？我们是干什么生意的？造假的！什么牌照造不出来？你他妈既然去麻醉抢劫，怎么就不给他多下点药？”

“我警告你啊党哥，别再骂我妈！我尊敬你，是因为你救过我，教过我，不要以为我怕你。你平时怎么教我的？时间是战斗成败的第一因素，3个小时不够吗？从清明上河分局到东京大饭店7分钟，上楼8分钟，下楼4分钟，从饭店到车站6分钟，从车站到监狱16分钟，你和尚可设局30分钟，从监狱到马道街13分钟，购物10分钟，到大宋皇浴5分钟，洗澡1个小时，从大宋皇浴到第一楼9分钟，从一楼到东京大饭店7分钟，5分钟之后他醒来我已经在出租车上了。谁让你在监狱门口搞就职演讲啊，你以为你穿上了警服就是警察了？你以为你真的是公安局的副局长啊？你只不过是个伪钞——”何乐结巴了一下，接着说“……为抄（伪钞）写别人的书服务的盗版书局的副局长！是不是当公安局长的感觉很过瘾啊？党局，很有正义感吧？”

“你……”

“好了。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葛伟的口气虽然阴森可怕，脸上却还是那么自若，“有你们说得这么危言耸听吗？你们以为这是在哪里？这是罗总的地盘。你们以为罗总只是个破产的、刚释放出来的、一无所有的劳改犯吗？这就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南霸天’的绰号你们以为是谁都能叫的？有楠弟在，进局子我们跟着他一起进，摆威风我们跟着他一起摆，你们害怕什么？是不是，阿楠？”

“实在汗颜，大哥你太抬举我了，‘南霸天’不过是条子们为了给我定罪生安的虚名，我越冬大哥的集团公司亿万家产都已悉数付诸东流，别说骆驼、马，我现在连只小京巴狗都不如。”罗楠对葛伟这帮人的底细，心里现在已经差不多掌握了个八八九九，说话也讲起分寸来，“不过呢，开封市大大小小的警察还都打过照面，一会儿小弟自当尽力。大哥，人都说‘人的命天注定’，咱们可是丑话说在前头，办好了那是巧合，办砸了请兄弟们也别怪我。”

“那就好，”葛伟站了起来，走到棋牌桌前说，“乐子，把扑克收拾了，我们哥四个打会儿麻将……”

正说着，就有人敲响了房门。

罗楠一把拉过一直在门口站着的尚可，一只手开门，一只手抱着尚可的脖子，朝她那两个勾人的上扬的嘴角亲了过去。

门打开了。果然有一男一女两个人拿出了警官证，拍拍罗楠：

“哎，哎，干什么呢这是？身份证带了吗？不带的话烦请到更衣大厅取一下。”

“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罗楠听着声音有点熟悉，从尚可的红唇里撒出来，慢慢抬起头。尚可懵懵地望着他，不知道是陶醉，吃惊，还是迷茫。

“哟——南霸——”这年轻的男刑警吃了一惊，“南——楠哥，楠哥什么时候回来的？咋地也不言语一声？这位是？”

“呵，小胜子？不，阎警官！什么时候穿警服了？毕业了？真威风！”罗楠揪了一把阎胜的警服，又使劲搂了一下尚可，“你嫂子，尚可。”

“嗨——，什么叫尚可啊？是绝对可以，绝对美丽脱俗。”阎胜嘴巴甜，眼睛不甜，毒辣辣地望里面瞅着，“里面的那几位是——？”

“我哥们儿，为我接风的。”罗楠回头看了一下葛伟三个人，他们正在若无其事地在打三人麻将，转过脸对阎胜接着道，“要不要进来盘查一下？”

“嘿嘿，楠哥，你刚回来，本来不该扫你的雅兴，可我们这饭碗在别人手里端着不是？例行一下公事吧？”

“是吗？”罗楠松开了怀里还在望着他的尚可，把门开展了说，“例行谁的公事？饭碗在谁手里端着？胡汉山吧？清明上河分局不是胡官僚。吃胡官僚的饭的警察同志，你请进！”

那女刑警就要往里面进，被阎胜拽住。

“楠哥，这是你，我们可不敢这么说他。你说这也真是的，胡叔这才退居二线不到一年，车就大白天给抢了，老刘还被麻醉了，他惭愧得非要辞职不行。玩了一辈子鹰被鹰啄了眼，你说他们能不气吗？况且你一回来就出这事儿，不会和你有什么关系吧？你说楠哥它咋就这么巧呢？”

罗楠和路过查其他房的刑警中的一位面熟的打了一下招呼，然后对阎胜说：“小胜子，我听着这话怎么这么别扭？照你这么说，他胡汉山家的房子也是我烧的，他老婆收到的子弹也是我给的，那，现在我就和你找他证实一下，你告诉我这个老不死的手机是不是用的老号码？把你的手机拿来我用一下。”

“楠哥，别拿老弟开涮了。”阎胜躲过了罗楠取手机的手，转移了话题，“对了楠哥，回家看罗叔罗婶了没有？”

“哪来那么多废话？你小子越大越小气，话费涨价了还是怎么的？”罗楠说着向尚可伸手，“可子，把你的手机拿来。”